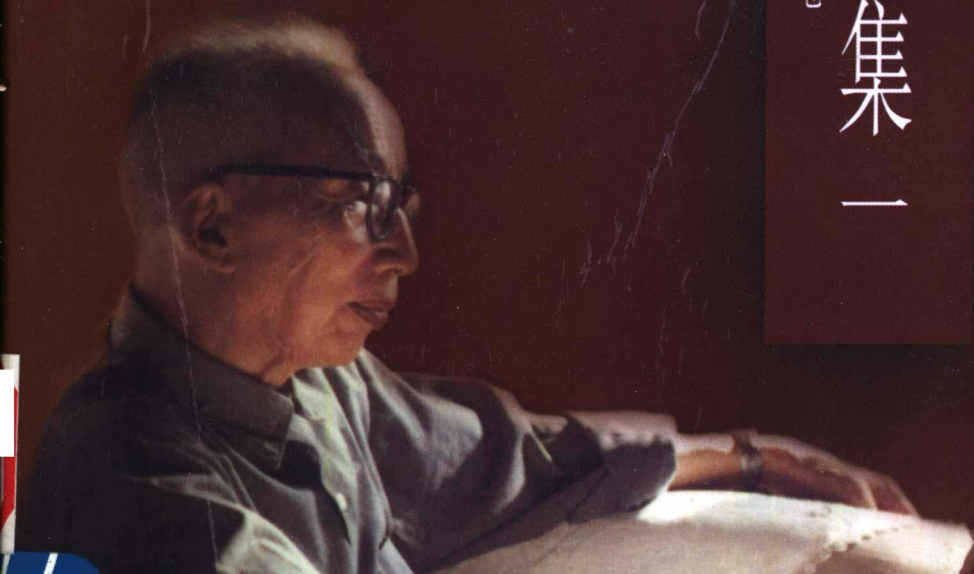


塞伦艾

文集一
小说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蹇先艾文集

(一)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蹇先艾文集. 1/蹇先艾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5
ISBN 7-221-03922-4

I. 蹇... II. 蹇... III. ①蹇先艾—文集②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诗歌—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9801 号

书 名 蹇先艾文集(一)
著 者 蹇先艾

责任编辑 夏 凡 戴美莹
封面设计 林 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4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8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册数: 1 - 1500 册

ISBN 7-221-03922-4/I · 995 定价: 28.00 元



作者像

在貴州道上

蹇先艾

多年不回貴州，這次還鄉，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勢的險惡，真夠得上崎嶇萬道，懸崖絕壁。尤其是踏入貴州的境內，觸目都是奇異的高峰，往往三個山峰相併，彷彿拳架之三峰之間有兩條深溝，只能看見水在溝內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點水的影子。中間是一條兩尺寬的小路，恰如窄得一乘輪子通過。有的山路曲折過於繁複了，連一便明見大條狀的過山鈴在深谷中閃動，始終不知道牠究竟在何處。從這山到那山，看着~~就在眼前~~，但中間相距有幾百丈寬的深壑，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對面。其間不無驚人的懸緣，從這山頭出發是清晨，到得對山時，太陽已過午時分了。天常一瞬驟着陰霾，山嶽籠罩着一片灰白，似白霧，似白瘴，秋風裏，牠吹着，向山外散去。則白雲外這些地方，也許元天才能有~~見~~一回太陽；村莊與田都散落在時間的早晚，一直要奔波到夜裏休息，才肯停下來。

在除險峻的是如龍山、羊角燒、石步嶺、租仲兒，這几處都是連續蜿蜒的山嶺，除了一般大體之外，在梯級到几十級。從坡角望上去，雲霧的山坎，行旅

蹇先艾手稿

第一卷 小说(上)

目次

1

乡间的回忆	(1)
秋天	(3)
雪暮	(6)
家庭访问	(9)
到家的晚上	(13)
一帧小照	(18)
水葬	(27)
旧侣	(33)
回顾	(39)
慧瞳	(46)
狂喜之后	(50)
诗翁	(72)
初秋之夜	(78)
一位英雄	(87)
公园里的名剧	(99)
巧	(111)
老仆人的故事	(123)
诗人朗佛罗	(134)
到镇溪去	(144)
山城的风波	(157)
美丽的梦	(180)
酒家	(186)

迁居·····	(208)
盐巴客·····	(219)
仆人之书·····	(227)
山东七哥·····	(236)
婚前(残稿)·····	(245)
在贵州道上·····	(261)
子澜君·····	(276)
林先生的乘船·····	(285)
映姊·····	(299)
逃·····	(311)
小别·····	(316)
我们的房东·····	(329)
颜先生和颜太太·····	(335)
逃难·····	(342)
胜仗·····	(354)
乡绅·····	(362)
两个不幸的人·····	(371)
笔的故事·····	(380)
踌躇·····	(386)
晨·····	(395)
一幕悲剧·····	(402)
晚餐·····	(410)
一个秘密·····	(417)
看守韩通·····	(424)
小波澜·····	(434)
濛渡·····	(440)
倔强的女人·····	(445)
赶驮马的老人·····	(454)

灯捐	(461)
安癩壳	(466)
国难期间	(473)

乡间的回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床上睡了，醒来太阳已经落坡。脑筋昏昏沉沉的，眼睛也极模糊，打了几个呵欠，才站起身来，弟弟正摆着一本童话在桌上仔细看，晶莹的小眼，端端正正盯在书上，不转一下，显出专心致志的样子。我不愿打断他浓厚的兴趣，就缓步出门往墓地旁的森林中走去。潺潺的水声，在左侧下方作响；这原是城外的小河啊！我连跳带蹿跑下去，一直到河边才停住。沿岸都是青草，几棵杨柳在岸的两侧拂着枝儿，不晓得伊们是乐还是悲呢？河水仍发出声音，向下流着，因水的澄清与河的浅狭，底下的碎石泥沙，都看得清楚而且明朗了。南面一行长的跳磴，用红砂石造成，半截浸在水中，半截露在水面，过河的人，这便是他们的桥梁了。这样的桥，我过得很快，总是三步并成两步走；它并且还是我和华兄的赛跑场呢。母亲，胆小的母亲，每每走到跳磴的中央，看见河水迅速的流动，眼就花了，脚就软了，觉得跳磴也动摇而且要倒塌，不由心里便害怕起来。于是反倒向来路跑回去了。我家的嫂子、姊妹们，都是这样娇贵而胆小的人。我们常在河畔捉螃蟹或者捞小鱼，有时竟脱了鞋袜，跳到水里，追螃蟹跑到下游去。

金黄色的云霞在山坳里轻轻移动，我从跳磴上跑了几个来回，疲乏了，在柳荫下歇了半天，又脱了衣裤，下水摸鱼。忽然一个光滑而圆长的东西，从我手边一溜跑了，我吃了一惊，——长虫吧，鱼鳅？——我后面起了一阵又尖又高的歌声与驱牛声。

“鸦鹊窝，板板梭；一梭梭到对门坡，今年莽子少，明年莽子

多!”

我回过头去,原来恒儿——三伯父家佃客老刘的儿子,约有十五六岁的光景——赶着一条水牛,从田道上走来,用鞭子在空中抽着“哗哗”的响。他正唱着歌,抬头看见我叫道:“九少爷,又来摸鱼了;这样冷的天气,你都不害怕呀!”他说着将牛拴在桩子上,鞭子扔在一旁;挽起裤脚,也跳下水来,将水花激起,溅得我满脸都是。我急了道:“恒儿,你不放牛,来干什么,不怕你父亲打你么?”

“我父亲到张家吃喜酒去了,他怎么会知道?”

“哪个张家,张团头的儿子娶媳妇是不是?”

“除了他家还有谁? 我们母亲昨天晚上吐了好几回血,病得沉重;今天早上人事不醒,水都不喝一口。我父亲起先都想不去的,后来一想,别人还好,又撞倒是张团头。我们这个村庄就是归他管的,哪里好得罪他老人家呢? 可是,白去贺喜也不成,还得送礼。我父亲这次因母亲的病,拉了好几十吊钱的账,家具也卖完了。他老人家焦急得不得了,半夜就跑出去,连凑带借了一块钱,买了几包礼物,天麻麻亮就起身走了。我跟着就出来放牛,母亲她老人家,还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呢。唉! 我倒很快乐呢;我的母亲?”恒儿很着急的样子,好像醒悟了不应当下水来,匆匆又跳上岸,放下裤脚,拾起鞭子,忙去牵牛。

远远的恒儿的妹妹芸儿,急忙忙的跑来,红着眼圈,高声喊道:“恒儿! 还不走呢! 母亲不好了你快去看看,爸爸还没回来呢。恒儿! 快走!”恒儿的眼泪夺眶而出,呜咽着牵着牛三脚两步跟着芸儿走了。

我不懂得什么,只听得恒儿边走边说:“螃蟹在下游,的确在下游,到下游捉螃蟹去吧。”于是我便跑到下游捉螃蟹去了。

1923年3月30日

秋 天

一个深秋的午后,天气依然困人。蓝天稀疏点缀着几片薄云,斜阳挂在天末,偶然风惊窗帘铜环,我和姊姊轻轻地带上房门,携手跑下粉红砂石砌的台阶,踏着茸茸青草的小路,向花园走去。这时没有一个人,只有袅弱的清风吹起池边波纹微漾,小鸟在林间唱着悠婉的歌曲,看见来人,却翩然飞向竹篁中去了。梧桐随风沙沙乱响,黄叶洒了满地。我们从木桥上跳过柳岸——忽然一个人一手荷锄,一手提了一只水桶,从柳林中钻出来。我们不觉吃了一惊,走近几步,才看出是管菜园的老吴。

“慕姑娘,你们到哪里去?石堤坍塌了一块,要留神,跌下池子却不是好玩的!”老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警告,便携桶大步出了园门,我一直痴痴望着他的背影的消失。

姊姊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已经翻过了土山,在那边叫我,她已走到枯疏的桃林里,茅茨的小屋的门大开着,壁上的那两幅山水画,我们已经可以望见了。

“弟弟,我们划船去好不好?”姊姊这样提议,也不进小屋,便从松木栏杆侧面跳下去。往日父亲们划的那只油绿的小艇正泊在亭下,两只大刀似的小桨恰好也在里面。但缆绳却紧紧系在岸上的木桩上。姊姊忙去解缆绳。我跟着她高高兴兴地跑下来,站在芦苇边看她动手。

我发现了何二爷昨天送我们放在池内的小甲鱼,从一块光滑的石磴上爬过来,伸长脖子在芦苇旁的石板上嘘气,不由我一阵狂

追，它一直向南跑，急急忙忙地又跳下水去。

“弟弟！快来，快快来！”姊姊在北边喊我。

“什么事，姊姊？——好，划船，我来！”我加快速度跑回来问她。

4

她蹲在地下，两手尽力抱着木桩撼摇，脸急得绯红，喘着气：“绳子解不开了，怎么办！”

她出了一通汗水，立起身来，坐在石磴上，用手巾不住地擦脸。

我忙去解时，哪里解得动，好像生了根似的。“这可恨的阿三，你就值得拴这样牢，我真不相信谁就会把船偷了去不成！”我气急得涨红着脸，只有开骂了。

姊姊歇了一会气，高高地挽起袖子，同我用力拉扯了半天缆绳，摇了半天木桩，绳子固然没有解开，连木桩半点也没动摇。

“姊姊，我们去叫老吴来！”

“我想不如去找阿三。”

在西边的小路上，起了一阵有人踏草的响声。姊姊松了手，将盖着脸的头发拢了一拢，皱着眉和我跼足西望。阿三敞露衣裳，采了几枝野花，踏着荒草，好像酒醉醺醺地趑趄过来。

姊姊高声骂了他几句。

阿三走来，轻轻解开了船，很庄严地向我们说：“老爷说，不许姑娘哥儿们到花园来划船。要是摔下池塘，我们却担当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老爷——祖老太爷说也只有那么多！”我怒视阿三：“要是你有本领，就请你去告我们的状吧！”

“我哪里配告哥儿！”阿三微笑着说。这时姊姊也不听我们的，早跳上船翘手翘脚地摇起桨来，但是船身却丝毫不动。阿三大声喊道：“那不是闹着玩的！”两步跳上船，把船桨拿过来，我也乘势上了船。

“划吧，阿三！”姊姊向阿三央告。

“不要紧，天还早，老爷哪里一时就会回来啊！”我皱眉撇嘴，抓住阿三的腰带，不住地推他。

阿三也不言语，好像不愿意似的，懒懒地摇着两支桨，船便活动起来，徐徐向桃林前进，一回头，茅屋已远在我们背后了。池上依稀几片绿藻残荷，点点浮萍随流水飘去，柳枝桃树……缓缓地向船尾退逃：回顾又是苍茫芦蒿。船桨划水的声音倒很清晰。

我和姊姊都很高兴。斜坐在船上，远望山间黄昏灿烂的云海，有时将手从船边，放下去掬水，觉得很清凉。

“你看妈妈都在楼上看我们。”姊姊凝视着碧流，突然抬起头来，用手指着隐约远远的前面说。

我躲过槐树的遮拦，站起身从土岗斜看过去，果然有几个模糊的人影——越看越近了，不错，里面有一个是母亲。我遥遥向她们招手，她们好似没有看见，又好似指手画脚在议论我们。

姊姊含笑问我：“弟弟，看清楚没有，是哪些人？”

“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大嫂，”姊姊一路看，一路数着说，“一个是秋燕，一个是紫云，那个好像是八哥，一共五个人。”她一口气说下来，显得有点累，又嘻嘻地一阵笑。我也被她引得忍不住笑了。

两岸的垂杨的影子倒映在水中，我们飘飘地从影上走过。阿三把船划得更慢了，柔媚的绿水流得也弛缓了。绕了一个大圆周，又回到原处。

“哥儿姑娘，你们千万以后不要独自来划船；你们摔了，老爷听见要不答应我们的！”阿三泊了船，将姊姊和我抱到岸上，最后对我们又下了一次劝告。

月色很光明，送我们偷偷地归来，父亲还没有回家。母亲没有说什么，反而拿了两封银片糕给我们作犒劳，这事便悄悄地过去了。

雪 暮

6

黄昏后,灰色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轻风在小巷中徘徊,树翳间疏疏的路灯,被风吹得灭了又燃;一线寒鸦悄悄从天外飞来。墙角畔,轻碎的步履声在响,黑衣的人走着,晶白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和头上,他虽然用手去掸,空中的仍然翩翩地落下来。他抬起头,愤懑地望一望天,加快速度匆匆前行。

雪影中映出一座白垩红砖的高高的洋楼,一扇玻璃窗半掩,院中一带洋槐,稀疏几盆残花,寂静无声。一个少年,穿着灰色的棉衣,孤凄地倚立窗前,心中好像有无限的怀念似的。是谁呢?是我。

“琴儿答应今天来。”我伫立凝目遥望她的来路,几家门廊,远远的土丘,都在茫茫暮色之中。隐隐的犬在吠,没有人影,只黑衣的人——一个中年的警察,口里嘘着冷气,两只手深深地插入了裤袋,蹒跚地一步一步近了。我低头下望,只增加了一些烦闷,渴望的心愈觉枯燥。他很敏锐地像平常侦查一样的两眼旋轮一般的转动,向四面望了一望便踉跄地走过去了。雪丝又纷纷地将他的足迹掩埋。

“琴儿在家已经起身了吗?”我默默中期待得久了,不由慢慢鼓动嘴唇,缓吁无聊地叹息一声,“唉,以后谁还相信她的话呢!”

闪闪的银辉衬着暗淡的西边土坡下,很远的一个渺小的阴影在飞移,好像从我们这条路移过来了,渐渐的近了,近了。

“啊,那就是任家的轿子呀!不是琴儿来了,还是谁?”欢喜得

两脚不住地颤动。

不对，那黑的阴影似乎不像人，近是近了。

“这可恨的邻家的阿黑，是你呀！”我终于失望了，高声地说。

那狗大概没有听见，怯怯地，寒气在迫迫着它，一路抖着雪花窜进斜对面的红漆大门里去了。

又是飘飘一阵鹅毛，我垫着脚，仰着头，远望着窗外，夜色沉沉中，景色都在晶莹的苍茫里。一片枯林，一枝苍松，几堆残墙几点灯火……琴儿，我的琴儿，依然杳无消息。

楼梯上有步履的声浪，我一回头，姊姊上来了。我这时才感到窗外的寒气森重；轻悄地掩上窗门，懒然坐下。随便拾起火铲，撮了一些碎炭块，准备送到火盆里。但心中总是悬挂着琴儿，眼睛还兀自看着已关的窗门，手上的炭块，哗啦的一声，便溜在地上去了。我将火铲扔在一边，用右手靠在桌上撑着头，皱眉撇嘴不高兴地自言自语：

“真是！我以后再不相信她的话了！”

盆火的光，闪闪的荡漾着。姊姊坐在对面，脸儿绯红，一双晶莹的可爱的眼睛望着我低声嘻嘻地笑，我心里只觉得难过，忧郁地又低下头去，口里喃喃着：

“琴儿，你的话，不要想我再相信了。”

姊姊说：“琴妹是决不会来的了，这样大的雪，她的祖母哪里会放心啊！你还这样想她，你不知她家姊姊弟弟最多，早把你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对于姊姊的话，加了一番反驳：“不见得就如你所想，琴儿是最有信用不过的。记得今年夏天吃西瓜，下了那么大的雨，她也来了。今天自然也一样。”

“现在又不同了，你知道吗？她的祖母那时还没有来，加上她的父亲也不十分管她。”

“我说她偏会来，我就不相信你的话。”

我气得脸都红了。姊姊冷冷地笑了一笑，嘿然坐近了火盆边。

张妈上楼来,拿着一封绿色的信。

“艾哥儿!”张妈笑着说,“琴姑娘的信来了!今天还是慕姑娘打了胜仗。”一面将信交给我。

张妈点燃了洋灯,姊姊和我就灯下读来信。

艾哥哥:

今天大雪,你做雪人没有?我想你们院中花台上的雪一定积得很厚。

芳妹们都到外祖家去了,一夜没回来。

我在家里真清静,祖母不许我出去,她在火盆旁边和我讲故事。外面的雪,我在窗内望见,很模糊,又不能出来。

我约今天下午五点到你家,祖母说,天气太冷,不让我去了。

如果明天雪小些,我一定来参观你们的雪人。

慕姊姊我也很念她。

你的小姊姊琴儿,即日

我心中顿生了无穷的惆怅,皱着眉头,盛了一眶眼泪,跑下楼去。这时母亲正坐在室内灯前,赶缝我过年的新鞋。我含着眼泪说:“妈!琴儿又不来了!”母亲一番慈爱的心,将要缝进新鞋里,蓦然吃了一惊。

1925年

家庭访问

这件事我每一想起，便觉凄然。

是半年前，为了一次家庭访问，不能不到学生的家里去。同行的是C君，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在校中服务，他又的确是最热心的一位。

我们沿着路线走了五家，大半属于商人。他们热情招待我们，很庄严地答复我们的询问，但其中也有些漠漠的想法，他们希望于子弟的，不外以能做贸易的事业为目的。

最后我们才到凤昌祖家去。昌祖是本校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家境不良，自入学以来，我们便了然的。有时我偶然问及他，他曾擦着小眼流泪呢。他身体很矮，皮肉带黑色，在同学中最是沉默寡言。假若你和他们一班接触，一定要感到他的异样。即如他那件久不洗涤的蓝布长衫，你便要认为可怪了。他的功课中最好的要算珠算，题目一出之后，黝嫩的小手一动，便能从他的口里迅速吐出答案数来，有时竟听不见算盘声音。听说他的祖父曾给人家当过管账，这大概就是珠算纯熟的远因罢。

我们剥啄地敲他家的门。这门是和石灰剥坠无存的阴黯的短墙紧连，已经有了年纪，倾斜的似要坍塌，却严密的关闭着。但从裂开的几条大缝看进去，却是一座小小的院落，只一间草房。院内晒着几件破旧棉袄，门角积了大堆煤灰，一条黑狗懒懒的睡在上面。敲门的声音，它仿佛还没听见，半睁着迷离的眼睛。……

“谁呀？”一个老妇人嘶喘而微弱的声音从屋内发出。我们没